

廣州一日識飲識食

縱使廣州飲茶的地方有千千萬萬，但當重要的客人到訪抑或你想在親戚朋友面前證明自己過得還不錯時，白天鵝賓館是四十年來「亙古不變」的首選。沒錯，「白天鵝」已經四十歲了。

我上大學期間，第一次到廣州，就有幸被一個不太熟的親戚帶到了白天鵝吃早茶。雖然已經不記得味道了，但沒有忘記的，就是在大廳的假山景觀「故鄉水」前留下了合影。後來聽班上的廣州同學說，每個廣州人家都會有幾張與「故鄉水」的合影，而且去一次就會有一張。最神奇的是，無論你已看過多少名山大川，來了白天鵝都「擋不住」這個室內人造景觀的「誘惑」，身體會誠實地主動走過去，趁着絡繹不絕合影的人走開的空隙按下手機上的拍照鍵。

人民幣五十多塊錢的沙琪瑪、六十八塊的蝦餃、三百多塊的雞……米其林一星的宏圖府早茶點心的價錢雖然不輸香港，但絲毫不影響從一大早就排隊等位這個情況，也表明了人們為吃到白天鵝點心的心甘情願。優雅的天鵝酥賞心悅目，肚子裏裝的是鮑魚仔，外酥內嫩；攪仁沙琪瑪一夾起來就能從筷子的那段感受到鬆軟，入口蛋香濃郁，且不黏牙；蚌仔蘿蔔糕在外面的酒樓很少見到，蒸到快化了但還能保持成形的蘿蔔介於絲狀與條狀之間的粗細，與小粒的臘味口感上就顯出了層次；晶瑩剔透的白免蝦餃，可愛得不知道從哪下口，亦是「英女王宴」上的點心之一……反正每一道點心都能說出它的優點。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白天鵝賓館還在《大公报》上做過廣告呢。據說自此，來自香港的客人絡繹不絕。

(廣州一日食啲咩之一)



鮑魚天鵝酥。樂活潘少 逢周一見報

「加班文學」

有文化的好處，是可以把枯燥的事情寫出文采。比如，怎麼寫「加班」，前些年流行的說法是「白加黑」「五加二」，「白加黑」指的是白天晚上連軸轉，又借用一款感冒藥之名，似乎暗指加班傷身。「五加二」即全周無休，二十年前有一檔有名的選秀綜藝《非常6+1》，節目組用六天對參賽選手加以培訓，最後一天讓選手上台展示。「五加二」和「6+1」的結果都是「七」，對於那些推崇「加班文化」的企業而言，前五個正常工作日子似乎只是訓練，周六日的兩天加班才是愛崗敬業

的「展示」。在互聯網企業加班據說已成習慣，所謂「996」「007」是也。古人的「加班文學」文采更甚。唐代李德裕有一首《長安秋夜》：「內宮傳詔問戎機，載筆金鑾夜始歸。萬戶千門皆寂寂，月中清露點朝衣。」當時的大唐王朝已走向落幕，危機隱伏、兵亂漸起。李德裕身居高位，是朝中重臣。深夜時分，還無法下班回家，值守宮中等候皇帝的詢問差遣，批閱文件，處理戰事。讀此詩，形象躍然眼前。後兩句所舍心意尤為深沉曲折。所有人都閉門安歇了，唯有「白加黑」的李德裕辦公室裏還亮着燈。每看到這首詩，我總不免把這兩句反覆玩味。一個到了深夜還脫不下工作服的人，已是人間悲涼，何況，陪伴他的只有無言的月亮，更何況，他後來遠離加了許多班的長安，老死在崖州。彼時的李德裕想起清冷的月下金鑾，不知心緒如何。

網絡時代的「加班文學」少了深沉，多了雞血，「加班人，加班魂，加班都是人上人！」當我們被各種通訊工具所包圍，二十四小時在線從技術上的

「可行」變為管理上的「可欲」，似乎又要成為倫理上的「應當」。而當「加班文化」開始橫行，生活必淪為空心，那麼，即便加班本身的滋味，也品咂不出。李德裕如活在當下，恐怕難以寫出《長安秋夜》。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打造第二大腦》

(Organize)、萃取(Distill)、表達(Express)。

「獲取」，即捕捉你想要記住的信息。這可能是截圖、收藏網頁，或錄製語音備忘。你會問：我們不是一直有這樣做嗎？我的截圖檔案不是有過千張照片嗎？這正是問題所在。

佛特認為，我們不能被太多的資訊干擾，而忘記知識是一種珍貴的「資產」。我們不應該為了收集而收集，而要注意只有真正引起我們興趣或共鳴的信息，才稱得上是「資產」。以佛特為例，他每天只「獲取」兩個「資產」。在書中，佛特引用了諾貝爾物理

學獎得主李察·費曼(Richard Feynman)的思考方法來闡述如何管理獲取資產。原來，當費曼要處理一項研究時，他會列出一份約有十數個核心問題的清單，而在生活上，每當他遇到新的資訊，他都會以這些核心問題來檢測它，審視這些新資訊是否可以協助他理解，甚至解決那些核心問題。

通過這種方法，費曼發現，解決核心問題的答案，往往出現在出乎意料的生活場景或知識領域，而佛特認為，建立個人的核心問題清單，有助於捕捉，並獲取對自己真正有益的知識資產。

以我為例，「如何以文藝照顧心情」便是我其中一個核心問題，而每當在網上或社交媒體碰見相關的新聞或歷史，我便會馬上將之變成我的知識資產。

有關「CODE」系統的另外三個關鍵詞，即「組織」、「萃取」、「表達」，下回分解。



自我完善 米哈 逢周一、五見報

《最愛是誰》

以聽到張國榮的歌聲，更從影片獲得至深感受。

人生就像乘搭長途公車，途中有人上車下車，有些人擦身而過，有些人刻骨銘心。

影片的女主人翁是影星李麗珍，處境是一輛行駛中的公車。李麗珍站在車輛中間近下車門之處，鏡頭近處和遠處或坐或站着總共十二位乘客，全部都是男性，互相並不交流。隨着光影流動，公車好像駛進時光隧道，李麗珍偶爾凝望遠方，有時低頭無語。她的情緒隨着車輛前行而出現顛簸，眼淚奪眶而

出卻又怕驚動其他乘客。歌曲在第二次循環播放之時，車上的男乘客逐個下車。第一位是穿着校服的男生，接着是一位穿着運動便服的青年。再往下來，下車乘客的外衣着，以至髮飾容貌，就好像在遞增年齡。各人下車之時，漫不經意地望向李麗珍一眼，但與她沒有直接眼神接觸。直到最後，所有男士先後下車，只餘女主人翁獨自一人，回首前塵。

音樂影片全長約四分鐘，一鏡直落，沒有轉換鏡頭和明顯剪接。彷彿就像人生旅途，過盡千帆：「何謂愛，其

實最愛只有誰？」張國榮重唱此曲，嗓音較低沉，副歌轉折處卻帶溫柔，沒有過度用力，似在叩問人生。人去留名，雁過留聲，張國榮雖然已經離世多年，但這次竟能有「新歌」問世，令世事更像一場夢境。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清明節的思念

今年清明節既雨紛紛，也欲斷魂。四月初兩則噩耗接踵而來，二人都是老中央樂團一九五六年創團主力成員，也是筆者撰寫團史曾當面請教過的。昔日訪談回憶，縈繞不已。

四月一日辭世的方國慶老師是為中央樂團整整四十年一錘定音的定音鼓首席。還清楚記得二〇〇一年他盛裝復出，團慶音樂會前一絲不苟的準備工夫(見附圖)。方老師原本是鋼琴專業，作為傳奇常州少年



班的一員，他在樂隊司職定音鼓，年僅十八歲參與「中國青年文工團」，出訪歐洲長達一年，四年後中央樂團成立時擔任定音鼓首席。樂團下鄉時，他抱着手風琴繼續演奏。改革開放時，他手執指揮棒領導樂團，且有錄音為證，同時從事音樂教育多年，畢生為音樂作貢獻。

另一位辭世的音樂前輩是老中央樂團小提琴首席范聖寬。他是少數從

哈爾濱南下參加組建國家樂團的尖子，帶來俄羅斯音樂傳統。他的老師Vladimir Trachtenberg是海菲茲的師兄，在哈爾濱有眾多弟子，其中一位是後來被卡拉揚聘為柏林愛樂樂團首席的Hellmut Stern。一九七九年卡拉揚與柏林愛樂歷史性訪京，促成范、Stern三十多年後團聚。

范聖寬一九八三年旅居洛杉磯，當時推薦信之一正是師兄Stern以柏林愛樂樂箋寫的簽名信。他的功架亦馬上受到重視，先後擔任當地由日、韓僑民組成的樂團首席。他亦參加由華

僑們組成的「華夏愛樂管弦樂團」，還演出巴赫雙小提琴獨奏曲獨奏，另一獨奏是海菲茲學生、芝加哥交響樂團成員的夏三多。

范老師好客健談，熱情分享往事的回憶，包括以俄文請到訪的David Oistrakh在樂譜上簽名，以及被借調到上海京劇團《智取威虎山》的中西混合樂隊擔任首席等，提供無可彌補的親歷見聞。



樂間集 周光素 逢周一見報

果茶與畢加索

從沒想過，點一杯果茶也會變成對自己的一次考驗。

事緣是經過一家果茶店，門面不大，但店內店外的裝潢一眼看上去有種清新感，再一看餐牌，好有心思呀——「My飛佛手果青瓜茉莉綠茶」、「佛系腦細佛都有火龍果佛手果金棗梳打」、「茫茫人海遇上人芒芒果茉莉綠茶」、「終需有日龍穿鳳梨柳丁炭燒烏龍茶」，還有「文青女神是吃不到的葡萄青檸檬茉莉綠茶」……好搞笑的食字起名法；細想了一下，甚至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食字」而是「吞字」。按照這個起名方法，「豆腐火腩飯」可以叫做「老老豆腐最錫你果個始終係你老豆腐火腩飯」，「沙爹牛肉麵」可以叫做「人一世物一世事到臨頭你千祈唔好縮沙爹牛肉麵」……你別說，如果真改成這樣，說不定普通茶餐廳也真可以變成文青打卡地。

我一邊兀自讚嘆店家頗有創意，一邊準備進去叫一杯飲料，但沒想到面對店員「想飲啲咩」的提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三見報

北京西站

一個又一個名字，在這裏擁有一種特別的生動：「各位旅客，開往……的列車，現在開始檢票。」很多年前，家鄉的東北小城和大西南的成都之間，沒有直達火車，每到寒暑假，我都要在北京西站換乘。那麼多地名，隨着車站廣播的電波，一遍一遍撞擊我的耳膜，無數次激發我的遐想，乃至想像，讓課本上的知識，和那些寫在大地上的名字，開始在腦海中遊走、定位、排列，然後連成彎彎曲曲的線，繼而連成片，似在等待奔赴四面八方、滿載乘客的鋼鐵巨龍，一一經過、檢閱，並致以深情的問候。

這樣的過程愉悅和美妙，讓我更加確信，聯想和想像在人生的旅途上，是如此的不可或缺，它們讓生命豐富而厚重——開往洛陽的那班車，一定會穿過中原大地的麥田，跨過奔騰不息的黃河，在「火急報春知」的詩句中，甦醒每一個牡丹花開的春天；開往蘇州的那班車，一定會在江南水鄉的溫情裏，體味「夜半鐘聲到客船」的一份空曠與寂寥；開往廣州

的那班車，一定會在岳陽樓邊呼嘯而過的瞬間，把洞庭湖水的浩蕩連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達觀，遞給每一個炎黃子孫，然後再穿過嶺南的峻嶺崇山，韓昌黎的雪擁藍關、蘇東坡的滿林煙月、劉夢得的秋風送雁，那麼切近，似從未走遠……抽象的文字在聲音中立體，又在車站的場景中被糅合、組合、昇華或是淬煉，那些地名，漸漸地昇騰成大地上的文化的、民族的符號，成為我尋根的印記。

而北京西站，用一種包容和靜默的姿態，吞吐着四面八方的人群和列車。它不知疲倦，亦從未老去。當我又一次來到北京西站搭乘高鐵，那熟悉的廣播依然提醒我：生命的意義在於懂得激發想像的能量，去尋找「根」與「脈」，而人生始終在路上。



負喧集 趙陽 逢周一、三見報

麻雀變鳳凰的啟示

奧斯丁的小說《傲慢與偏見》講的是英國鄉紳班奈特家二女兒伊麗莎白和富豪、貴族達西先生克服階級差異及各自的傲慢與偏見，有情人終成眷屬的故事。聽着很浪漫吧？專門研究財富差異的史丹福大學經濟學家、奧斯丁粉Luigi Pistaferri卻說，班奈特家不是窮人。兩人結婚恰好證明了經濟學上的「分類配對」(assortative mating)理論：人們通常和經濟條件、教育水平、家庭背景相近者結婚。

同一種族、同一行業、說同一語言者聯姻的例子比比皆是，因為我們日常接觸最多的不外是同學、同事、同行。美國芝加哥大學的統計數字表明，他們超過一半以上的本科畢業生會和校友結婚。在個人財務信息公開的挪威，大數據分析也證明分類配對切實存在。「灰姑娘」仙德瑞拉嫁給王子的故事之所以成為西方經典童話，荷里活電影《漂亮女人》之所以走紅，大概正因為此類事情實在罕見。

並非人人都能在戀愛時銖銖必較，非得先掌握對方銀行存款、股票份額的信息不可。但我們往往會通過穿着、居所及私家車品牌推斷他人的經濟狀況。另外，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人傾向於信任與我們相似者，較容易和他們發展親密關係。經濟學家認為這種傾向加速階層固化，不利於經濟流動、社會發展。研究表明，特別對身處社會底層的窮人來說，如果與地位相近、背景相似者為鄰，可能會增加安全感、舒適感，但遠不如住在能和富人打交道的社區機會更多，更有發展前途。

由此看來，「孟母三遷」的做法有科學依據，那些為孩子追求好學區、「高尚社區」的家長也不僅僅是勢利眼作怪。



墟里葉歌 逢周一、五見報